



羣書治要

四九五

和装本

74  
6314  
25



門 74  
號 6314  
卷 25

島田藏書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傅子

傅玄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  
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  
而殺之也、為治審持二柄、能使殺生不妄、則其  
威德與天地並矣、信順者、天地之正道也、詐逆  
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於生、所惡莫  
甚於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

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者何？賞公而罰不貳也。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慎賞而不肯輕之，明德慎罰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

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爲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爲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財，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

傅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爲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且天下不以爲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之與骨肉其於誅賞豈二法哉唯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於高祖

相取作  
將相可  
取

子下有  
也字

臣莫奇於韓信高祖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材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相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又將案法而誅之向不遇滕公則身不免於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於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乎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傾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於高祖而韓信

求進之意曲於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咎陶難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

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專致人之道博任人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殊塗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

掌而言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爲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

夫裁徑尺之帛，刊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厦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椽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弃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此國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而天工時叙矣。

價作資

善無其  
字補之

天下之害莫甚於女飭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  
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  
金之價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  
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  
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侈並興  
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柙雕以  
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  
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  
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其極

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爲碑鐫石爲虎碑  
虎崇僞陳於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衆邪之  
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  
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

夫商賈者所以伸盈虛而獲天地之利通有無  
而壹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  
衆利之所充而積僞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  
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尠僞衣足以暖身  
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



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  
爲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  
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爲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  
事，役賦有恆，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  
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  
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  
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皂隸僕妾，尊卑殊禮，貴  
賤異等，萬機運於上，百事動於下，而六合晏如  
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

典作正

賤疑職

內作罔

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典，而民不越法。及  
秦亂，四民而廢常賤，競逐末利，而弃本業，苟合  
壹切之風起矣。於是士樹姦於朝，賈窮僞於市，  
臣挾邪以內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  
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  
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乎公室，農夫  
伏於隴畝，而墮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下，  
下窮死而不知所歸，哀夫！且末流濫溢，而本源  
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言非典義

學士不以經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  
 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適市  
 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  
 上用足而下不匱故壹野不如壹市壹市不如  
 壹朝壹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  
 而下反真矣不息欲於上而欲於下之安靜此  
 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  
 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  
 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

瘁舊作  
廢改之

典非五

蔽賢則上下之道壅商賈專利則四方之資困  
 民擅山澤則兼并之路開兼并之路開而上以  
 無常役下賦一物非民所生而請於商賈則民  
 財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  
 竭而未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未之有矣  
 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或  
 不興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已推而委  
 之於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  
 不欲無施於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

於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子者不失其  
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於妻子以及天下則  
天下之爲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歡矣推己之  
不忍於飢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無凍餒之憂  
矣此三者非難見之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  
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哉古之  
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  
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耻孔子曰仁遠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也若子方惠及於老馬

西巴不忍而放麀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  
及乎遠矣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  
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  
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  
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  
夫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  
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  
口結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

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若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於朝父子相疑於家夫婦相疑於室矣小大混然而懷奸心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於是亡矣夫信由上而結者也故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而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

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回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欺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於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亦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於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書己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

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姦者飾邪以自納此無信之禍也

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損益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

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

商君始殘禮樂至乎始皇遂滅其制賊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於刑書雖荷戟百萬石城造天威凌滄海胡越不動身死未收姦謀內發而太子已死於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曾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禍也哉禮義者

秦書滄要 卷之四十九  
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齋  
不嘗之寶獨宿於野其爲危敗甚於累卵方之  
於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代之  
其秦之謂與

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法者所以  
正不法也明書禁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治世  
之民從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禮而  
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  
故先刑而後禮也周書曰小乃不可不殺乃有

大罪非終乃惟眚戕然則心惡者雖小必誅意  
善過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  
禮法殊塗而同歸賞刑遞用而相濟矣是故聖  
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  
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設炮烙之辟而  
天下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故聖人傷之乃建  
三典殊其輕重以定厥中司寇行刑君爲之不  
舉樂哀矜之心至也八辟議其故而宥之仁愛  
之情篤也柔愿之主聞先王之有哀矜仁愛議

悔上疑  
脫威字

獄緩死也則安輕其刑而赦元惡刑安輕則威  
政墮而法易犯元惡赦則姦人興而善人困剛  
猛之主聞先王之以五刑糺萬民舜誅四凶而  
天下服也於是峻法酷刑以侮天下罪連三族  
戮及善民無辜而死者過半矣下民怨而思叛  
諸侯乘其弊而起萬乘之主死於人手者失其  
道也齊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  
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設也未儒見峻法之生  
叛則去法而純仁偏法見弱法之失政則去仁

法刑之  
法疑任  
字誤

而法刑此法所以世輕世重而恒失其中也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貴富之所由不可以不重  
也然則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既立則  
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  
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虛干爵祿之制乎然則  
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  
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  
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定必明選其  
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

衙作衛

既食於人四字

故作欲

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衙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坐而食於人既食於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於官而或營私利則公法繩之於上而顯議廢之於下是以仁讓之教存廉耻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於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矣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故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

吏作利無天字

而不知節其吏厚其祿也則天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義營私利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為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為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室家父母餓於前妻子餒於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



春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則仁義之  
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  
於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  
則夷叔必犯矣夫弃家門委身於公朝榮不足  
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於內交黨  
離於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  
移者鮮矣主不詳察聞其怨興於內而交離於  
外薄其名必時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  
士不顧私門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已不

主上有  
人字

改其行、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明於俗、遂委死  
溝壑、而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知爲清之  
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爲濁、善者變  
而陷於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聞也、  
昔先王之興、役賦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  
是故隨時質文、不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  
使力足以供事、財足以周用、乃立壹定之制、以  
爲常典、甸都有常分、諸侯有常職焉、萬國致其  
貢、器用殊其物、上不興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

看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戰國之際弃德任威競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內遂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內造阿房之宮繼以驪山之役外築長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賦過太半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閭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於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陳涉項梁之疇奮劍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以從之驪山之基未閉而敵國已收其圖籍矣

基疑墓

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顏回知其必敗況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載焉若黃帝之時外有赤帝蚩尤之難內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備六興大役再行天誅居無安處卽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勞也勞而不怨用之至平也禹鑿龍門闢伊闕築九山滌百川過門不入薄飲食卑宮室以率先天下天下樂盡其力而不敢辭勞者儉而有節所趣公也故世有事

卽役煩而賦重世無事卽役簡而賦輕役簡賦輕則奉上之禮宜崇國家之制宜備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役煩賦重卽上宜損制以恤其下事宜從省以致其用此黃帝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後之爲政思黃帝之至平夏禹之積儉周制之有常隨時益損而息耗之庶幾雖勞而不怨矣

畏作威

虎至猛也可畏而服鹿至麤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消而用況人含五

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改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伏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故義成而教行因義立禮故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於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唯力是恃唯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人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

下上有  
天字

羣書滄要 卷之四十一  
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狄矣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唯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亂幾稀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於禮讓卽修禮讓利出於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於悠悠者乎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修行則仁

義興焉飾辯則大偽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尚焉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弃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何者德難爲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雖死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故禮讓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興抑其所貪故廉耻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  
絕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  
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  
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  
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  
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  
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  
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

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  
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  
濟彌遠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  
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動而不失正天地可感  
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  
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  
形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  
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若乃身  
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臨朝宰事情繫曲

房之娛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  
左右之能正乎哉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  
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  
所象矣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  
而已矣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  
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  
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  
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逮  
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

虞氏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  
始皇築長城之塞以爲固禍機發於左右者自  
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則文王其  
人也不推心慮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  
也秦之虜君日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  
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小大哀怨而不  
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  
天而起萬國爲之癘瘁猶未足以逞其欲唯不  
推心以況人故視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

己惡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達治者知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於內而後動靜不安以率先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輻湊其庭矣明四目

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也苟有所逆衆流之不至者多矣衆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於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戮其父而授其子則於天下無所忌矣石厚子也石碓誅之冀缺讎也晉侯舉之

未作夫

是之謂公道未在人上天下皆樂爲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得達死命可致也唯患衆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親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利道行矣於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於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利者變業而黨成正士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之所開實寡外

舊無法  
字補之

倦於人而內寡間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爲上賞蔽賢者爲上戮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人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之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

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於言矣君人者將和衆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



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按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約法三章，公而簡也。先封所

尚下有  
寬字

憎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  
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  
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  
民篤於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  
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無失，失而能改，則  
所失少矣。心以爲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  
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  
下之命在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  
諂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己者衆，

然下有受字

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於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之。所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為名也。以為直言不聞，則己之耳目塞，耳目塞於內，諛者順之於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於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為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知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則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則雖有天下，所求無已。所欲無極矣。海內之物不益，萬民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以滅不益之物，逞無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於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曲論之，好奢而不足者，豈非天下之大禍耶。

周疑同

民富則安，貧則危。明主之治也，分其業而壹其事業，分則不相亂，事壹則各盡其力，而不相亂。

則民必安矣。重親民之吏而不數遷，重則樂其職，不數遷則志不流於他官，樂其職而志不流於他官，則盡心恤其下，盡心以恤其下，則民必安矣。附法以寬民者賞，尅法以要名者誅，寬民者賞，則法不虧於下，尅民者誅，而名不亂於上，則民必安矣。量時而置官，則吏省而民供，吏省則精，精則當才而不遺力，民則供順，供順則思義而不背上，上愛其下，下樂其上，則民必安矣。篤鄉閭之教，則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相

恤而亡相救，則鄰居相恃，懷土而無遷志，鄰居相恃，懷土無遷志，則民必安矣。度時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賦，役賦有常，上無橫求，則事事有儲，而并兼之隙塞，事有儲，并兼之隙塞，則民必安矣。圖遠必驗之近，興事必度之民，知稼穡之艱難，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則民必安矣。職業無分，事務不壹，職荒事廢，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親民之吏不重，有資者無勞而數遷，競營私以害公，飾虛以求進，仕宦如寄，視用其民如用路

民而下  
恐有闕  
文  
弱上下  
恐有脫  
字

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寬民者不賞尅民爲能者  
必進下力盡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吏多  
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樂若是者民危鄉閭無  
教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時  
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賦無常橫求相仍弱窮迫  
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視遠而忘近興事不度  
於民不知稼穡艱難而轉用之如是者民危安  
民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虞書曰安  
民則惠黎民懷之其爲治之要乎今之刺史古

之牧伯也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州總其統郡  
舉其綱縣理其目各職守不得相干治之經也  
夫彈枉正邪糾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  
職也比物按成考定能否均其勞逸同其得失  
有大不可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民授業  
平理百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之職也  
然則令長者最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以民  
爲本親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

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害天下者天下亦

害之利則利害則害無有幽深隱微無不報也  
仁人在位常爲天下所歸者無他也善爲天下  
興利而已矣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  
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賞不  
用情刑賞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  
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後可正天下傅子  
曰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於人乎堯水  
湯旱而人無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矣

越恐當  
作所

懈而爲秦越禽人且害之而況於天地乎  
傅子曰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  
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  
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法隨其  
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  
道遇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絕之行無  
道未有不亡者也或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  
乎傅子曰匹夫之仁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  
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先王之制

殺人者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懲、所刑者寡、而所濟者衆、故天下稱仁焉、今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既不類、傷人刑輕、是失其所以懲也、失其所以懲、則易傷人、人易相傷、亂之漸也、猶有不忍人心、故曰匹夫之仁也、

傅子曰、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戒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

傅子曰、至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

常有

由字

推役修

作推修

割作割

行 上惑疑

其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稀陷乎、不義矣、

傅子曰、正道之不行、常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役修、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割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曰、惑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也、傅子曰、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悅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違正而從

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或問佞孰爲大、傅子曰、行足以服俗、辨足以惑衆、言必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稱之有術、飾之有利、非聖人不能別、此大佞也、其次心不欲爲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非、動不違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之、最下佞者、行不顧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辭自利而已、顯然害善、行之不怍、若四凶、可謂

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張禹、可謂次佞也、若趙高、石顯、可謂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隱爲害深、下佞形露爲害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闇也已、治人之謂治、正己之謂正、人不能自治、故設法以一之、身不正、雖有明法、卽民或不從、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卽明法者、所以齊衆也、正己者、所以率人也、夫法設而民從之者、得所故也、法獨設而無主、卽不行、有主而不一、則勢分、一則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金鼎乎其間爨之煮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物爲火水者多矣若施金鼎乎其間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興利除害者則賢人之業也夫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夫禮教之治先之以仁義示之以敬讓使民遷善日用而不知也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治之要會商韓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仁義不知仁義爲之體故法令行於下也是故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耻導之以政

齊之以刑則民苟免是治之貴賤者也先仁而後法先教而後刑是治之先後者也夫遠物難明而近理易知故禮讓緩而刑罰急是治之緩急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禮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之者仁明之者禮也必行之者刑罰也先王爲禮以達人之性理刑以承禮之所不足故以仁義爲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是故失教失教者無本也以刑法爲不可用者是不知情僞者是故失威失

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久則民忽，民忽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民慢，民慢則姦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夫仁義雖弱而持久，刑殺雖強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經國

先王之制，立爵五等，所以立蕃屏，利後嗣者也。是故國治而萬世安，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於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

爲匹夫及其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之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廓地千里，自關已東皆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魏興以新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治，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力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隣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司察

之王侯皆思爲布衣不能得既違宗國蕃屏之  
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昔武王既克殷下車而  
封子弟同姓之國五十餘然亦卜世三十卜年  
七百至乎王赧之後海內無主三十餘年故諸  
侯之治則輔車相持翼戴天子以禮征伐雖有  
亂君暴主若吳楚之君者不過恣睢其國惡能  
爲天下害乎周以千乘之賦封諸侯今也曾無  
一城之田何周室之奢泰而今日之儉少也豈  
古今之道不同而今日之勢然哉未之思耳夫

物莫不有弊聖人者豈能無衰能審終始之道  
取其長者而已今雖不能盡建五等猶宜封諸  
親戚使少有土地制朝聘會同之義以合親戚  
之恩講禮以明其職業黜陟以討其不然如是  
則國有常守兵有常強保世延祚長久而有家  
矣

設官

古者三公論王職六卿典事業事大者官大事  
小者官小今三公之官或無事或職小又有貴

重之官無治事之實此官虛設者也秦漢置丞相九卿之官以治萬機其後天子不能與公卿造事外之而置尚書又外之而置中書轉相重累稍執機事制百官之本公卿之職遂輕則失體矣又有兵士而封侯者古之尊貴者以職大故貴今列侯無事未有無職而空貴者也世衰禮廢五等散亡故有賜爵封侯之賞既公且侯失其制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安寧國家未必封侯也而今軍政之法斬一

治疑法

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也安寧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矣夫離古意制外內不壹小大錯質轉相重累是以人執異端窺欲無極此治道之所患也先王置官各有分職使各以其屬達之於王自己職事則是非精練百官奏則下情不塞先王之道也

奏上下  
似脫字

政略

夫有不急之官則有不急之祿國之蟬賊也明

養定下  
似脫養  
足二字

主設官使人當於事人當於事則吏少而民多  
民多則歸農者衆吏少則所奉者寡使吏祿厚  
則養足則無求於民無求於民姦軌息矣祿足  
以代耕則壹心於職壹心於職則政理政理則  
民不擾民不擾則不亂其農矣養生有制送終  
有度嫁娶宴享皆有分節衣服食味皆有品袞  
明設其禮而嚴其禁如是則國無違法之民財  
無無用之費矣此富民之大略也非先王之法  
行不得行非先王之法言不得道名不可以虛

求貴不可以僞得有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  
行而不本名責義而不責功行莫大於孝敬義  
莫大於忠信則天下之人知所以措身矣此教  
之大略也夫禮設則民貴行分明則事不錯民  
貴行則所治寡事不錯則下靜壹此富民致治  
之道也禮重而刑輕則士勸愛施而罰必則民  
服士勸則忠信之人至民服則犯法者寡德全  
則教誠教誠則感神行深則著厚著厚則流遠  
尚義則同利者相覆尚法則貴公者相刻相刻

則無親相覆則無疏措禮則政平政平則民誠  
設術則政險政險則民偽此禮義法術之情也

論兵

夫爲政失道可思而更也兵者存亡之機一死  
不可復生也故曰天下難事在於兵今有人於  
此力舉重鼎氣蓋三軍一怒而三軍之士皆震  
世俗見若人者謂之能用兵矣然以吾觀之此  
亡國之兵也夫有氣者志先其謀無策而徑往  
怒心一奮天下若無人焉不量其力而輕天下

盡疑畫  
誤

之物偏遇可以幸勝有數者禦之則必死矣凡  
用兵正體不備不可以全勝故善用兵者我謂  
之死則民盡死我謂之生則民盡生我使之勇  
則民盡勇我使之怯則民盡怯能死而不能生  
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非全勝者也夫用戰  
有四有大體者難與持久有威刑者難與爭險  
善柔者待之以重善任勢者禦之以堅用兵能  
使民堅重者則可與之赴湯火可與之避患難  
進不可詭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盡地而守固

疑問不能入權譎不能設也堅重者備物者也  
備物者無偏形無偏形故其變無不之也故禮  
與法首尾也文與武本末故禮正而後法明文  
用而後武法故用兵不知先爲政則亡國之兵  
也用人有四一曰以功業期之二曰與天下同  
利三曰樂人之勝己四曰因才而處任以功業  
期之則人盡其能與天下同利則民樂其業樂  
人勝己則下無隱情因才擇任則衆物備舉人  
各有能有不能也是以智者不以一能求衆善

不以一過掩衆美不遺小類不弃小力故能有  
爲也夫治天下者其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也  
曰公而已矣故公者所以攻天下之邪屏讒慝  
之萌兵者傾危之物死生之機一物不至則衆  
亂興矣故以仁聚天下之心以公塞天下之隙  
心公而隙塞則民專而可用矣公心明故賢才  
至一公則萬事通一私則萬事閉兵者死生之  
機也是故貴公

王子主失



漫恐當  
作浸  
諛恐當  
作譖

有王子者著主失之書子張甚善之為袁子稱  
之曰夫人之所以貴於大人者非為其官爵也  
以其言忠信行篤敬人主授之不虛人臣受之  
不安也若居其位不論其能賞其身不議其功  
則私門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矣凡世之所患  
非患人主之有過失也患有過欲改而不能得  
也是何也夫姦臣之事君固欲苟悅其心夫物  
未嘗無似象似象之言漫潤之諛非明者不能  
察也姦臣因以似象之言而為之容說人主不

能別也是而悅之惑亂其心舉動日繆而常自  
以為得道此有國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順  
而有文忠正之言簡直而多逆使忠臣之言是  
也人主固弗快之矣今姦臣之言已揜於人主  
不自以為非忠臣以逆迂之言說之人主方以  
為誣妄何其言之見聽哉是以大者刳腹小者  
見奴忠臣涉危死而言不見聽姦臣饗榮利而  
言見悅則天下奚蹈夫危死而不用去夫榮樂  
而見聽哉故有被髮而為狂有竄伏於窟穴此

古今之常也。凡姦臣者，好爲難成之事，以徼幸成功之利，而能先得人主之心。上之人不能審察，而悅其巧言，則見其賞而不見其罰矣。爲人臣有禮，未必尊，無禮未必卑，則姦臣知所以事主矣。雖有今日之失，必知明日所以復之塗也。故人主賞罰一不當，則邪人爲巧滋生，其爲姦滋甚。知者雖見其非，而不敢言，爲將不用也。夫先王之道，遠而難明，當世之法，近而易知。凡人莫不違其疏而從其親，見其小而闇其大。今賢

者固遠主矣，而執遠而難明之物，姦人固近主矣，而執近而易知之理，則忠正之言，奚時而得達哉？故主蔽於上，姦成於下，國亡而家破，伍子胥爲吳破楚，令闔閭霸。及夫差立，鳴夷而浮之江，樂毅爲燕王破強齊，報大耻。及惠王立而驅逐之，夫二子之於國家，可謂有功矣。夫差、惠王足以知之矣，然猶不免於危死者，人主不能常明而忠邪之道異故也。又況於草茅孤遠之臣，而無二子之功，涉姦邪之門，經傾險之塗，欲其

身達不亦難哉今人雖有子產之賢而無子皮之舉有解狐之德而無祁奚之直亦何由得達而進用哉故有祁奚之直而無宣子之聽有子皮之賢而無當國之權則雖荆山之璞猶且見瓦耳故有管仲之賢有鮑叔之友必遇桓公而後達有陳平之智有無知之友必遇高祖而後聽桓公高祖不可遇雖有二子之才夫奚得用哉而將立而長故之厚德故主矣而將

舊令作有改之

恃門戶之閉以禁盜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不如厚其德也故有教禁有刑禁有物禁聖人者兼而用之故民知耻而無過行也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於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於本故退而修德為男女之禮妃匹之合則不淫矣為廉耻之教知足之分則不盜矣以賢制爵令民德厚矣故聖人貴恆恆者德之固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未有不恆而可以成德無德而可以持久者也

用賢

治國有四、一曰尚德、二曰考能、三曰賞功、四曰罰罪、四者明則國治矣、夫論士不以其德、而以其舊、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下之貴上、不可得也、賞可以勢求、罰可以力避、而求下之無姦、不可得也、爲官長非苟相君也、治天下也、用賢非以役之、尚德也、行之以公、故天下歸之、故明王之使人有五、一曰以大體期之、二曰要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曰至公無私、五曰與

天下同憂、以大體期之、則臣自重要其成功、則臣勤懼、忠信不疑、則臣盡節、至公無私、則臣盡情、與天下同憂、則臣盡死、夫唯信而後可以使人、昔者齊威王使章子將而伐魏、人言其反者三、威王不應也、自是之後、爲齊將者、無有自疑之心、是以兵強於終始也、唯君子爲能信、一不信、則終身之行廢矣、故君子重之、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無有咫尺之士、十室之聚、能任天下之智力、舉大體而不苟、故王天下、莫之能禦也、

項籍楚之世將有重於民橫行天下然而卒死  
東城者何也有一范增不能用意思多疑不信  
大臣故也寬則得衆用賢則多功信則人歸之  
悅近

孔子曰爲上不寬吾何以觀之苛政甚於猛虎  
詩人疾措克在位是以聖人體德居簡而以虛  
受人夫有德則謙謙則能讓虛則寬寬則愛物  
世俗以公刻爲能以苛察爲明以忌諱爲深三  
物具則國危矣故禮法欲其簡禁令欲其約事

業欲其希簡則易明約則易從希則有功此聖  
賢之務也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起兵之日天  
下英賢奔走而歸之賢士輻湊而樂爲之用是  
以王天下而莫之能禦唯其以簡節寬大受天  
下之物故也是故寬則得衆虛則受物信則不  
疑不忌諱則下情達而人心安夫高祖非能舉  
必當也唯以其心曠故人不疑況乎以至公處  
物而以聰明治人乎堯先親九族文王刑于寡  
妻物莫不由內及外由大信而結由易簡而上

安由仁厚而下親今諸侯王國之制無一成之  
田一旅之衆獨坐空宮之中民莫見其面其所  
以防禦之備甚於仇讎內無公族之輔外無藩  
屏之援是以兄弟無睦親之教百姓無光明之  
德弊薄之俗興忠厚之禮衰近者不親遠者不  
附人主孤立於上而本根無庇蔭之助此天下  
之大患也聖人者以仁義爲本以大信持之根  
深而基厚故風雨不愆伏也

貴公

治國之道萬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而  
已矣唯公心而後可以有國唯公心可以有家  
唯公心可以有身身也者爲國之本也公也者  
爲身之本也夫私人之所欲而治之所甚惡也  
欲爲國者一不欲爲國者萬凡有國而以私臨  
之則國分爲萬矣故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置  
三公所以佐其王也觀事故而立制瞻民心而  
立法制不可以輕重輕重卽頗邪法不可以私  
倚私倚卽姦起古之人有當市繁之時而竊人

金者人問其故曰吾徒見金不見人也故其愛者必有大迷宋人有子甚醜而以勝曾上之美故心倚於私者即所知少也亂於色者即目不別精麤沈於聲者則耳不別清濁偏於受者即心不別是非是以聖人節欲去私故能與物無尤與人無爭也明主知其然也雖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敢私其親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公道行即邪利無所隱矣向公即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即百姓之所道者萬一向公則

愛  
受當作

明不勞而姦自息一向私則繁刑罰而姦不禁故公之爲道言甚約而用之甚博

治亂

治國之要有三二曰食三曰兵三曰信三者國之急務存亡之機明主之所重也民之所惡者莫如死豈獨百姓之心然雖堯舜亦然民困衣食將死亡而望其奉法從教不可得也夫唯君子而後能固窮故有國而不務食是責天下之人而爲君子之行也伯夷餓死於首陽之山傷

性也。管仲分財自取多，傷義也。夫有伯夷之節，故可以不食而死；有管仲之才，故可以不讓而取。然死不如生，爭不如讓。故有民而國貧者，則君子傷道；小人傷行矣。君子傷道則教虧，小人傷行則姦起。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則所求盡得，民貧則所求盡失。用而不得，故無強兵；求而皆失，故無興國。明主知爲國之不可以不富也，故率民於農。富國有八政：一曰儉以足用，二曰時以生利，三曰貴農賤商，四曰常民之業。

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貨均財，七曰抑談說之士，八曰塞朋黨之門。夫儉則能廣，時則農修，貴農則穀重，賤商則貨輕。有常則民壹，有度則不散，貨布則并兼，塞抑談說之士，則百姓不淫，塞朋黨之門，則天下歸本。知此八者，國雖小必王，不知此八者，國雖大必亡。凡上之所以能制其下者，以有利權也；貧者能富之之謂利，有罪者能罰之之謂權。今爲國不明其威禁，使刑賞利祿壹出於己，則國貧而家富，離上而趣下矣。夫



處至貴之上有一國之富不可以不明其威刑而納公實之言此國之所以治亂也至貴者人奪之至富者人取之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爲尊不敢恃其強以法爲強親道不親人故天下皆親也愛義不愛近故萬里爲近也天下同道萬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國治國以天下治天下聖王之道也凡有國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虛巧故不可以不實患在詐僞故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則國安三者不明則

國危苟功之所在雖疏遠必賞苟罪之所在雖親近必罰辨智無所橫其辭左右無所開其說君子卿大夫其敬懼如布衣之慮故百姓蹈法而無徼幸之心君制而臣從令行而禁止壅塞之路閉而人主安太山矣夫禮者所以正君子也法者所以治小人也治在於君子功在於小人故爲國而不以禮則君子不讓制民而不以法則小人不懼君子不讓則治不立小人不懼則功不成是以聖人之法使貴賤不同禮賢愚

不同法、毀法者誅、有罪者罰、爵位以其才行、不計本末、刑賞以其功過、不計輕重、言必出於公、實、行必落於法理、是以百姓樂義、不敢爲非也、太上使民知道、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爲非、使民知道者、德也、使民知心者、義也、使民不得爲非者、威禁也、威禁者、賞必行、刑必斷之、謂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而強、在人主所志也、

損益

夫服物不稱、則貴賤無等、於是富者踰侈、貧者不及、小人乘君子之器、賈豎襲卿士之服、被文繡、佩銀黃、重門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頤指而使、是故有財者光榮、無財者卑辱、上接卿相、下雄齊民、珍寶旁流、而刑放於賄、下而法侵、能無虧乎、

世治

天地之道貴大、聖人之道貴寬、無分寸之曲、至直也、以是繩之、則工不足於材矣、無纖分之短、

至善也。以是規之，則人主不足於人矣。故凡用人者，不求備於一人。桓公之於甯戚也，知之矣。夫有近會者，無遠期。今之爲法曰：選舉之官，不得見人。曰：以絕姦私也。夫處深宮之中，而選天下之人，以爲明，奚從而知之？夫交接人之道，不可絕也。故聖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絕交。人莫問不交，以人禁人，足以私禁私也。先王之用人，不然。不論貴賤，不禁交遊。以德底爵，以能底官。以功底祿，具賞罰以待其歸。雖使之遊，誰敢離

之疑交

道哉。

刑法

禮法明則民無私慮，事業專則民無邪僞。百官具則民不要功，故有國者爲法欲其正也。事業欲其久也。百官欲其常也。天下之事，以次爲爵祿，以次進士。君子以精德顯，夫德有次則行修。官有次則人靜，事有次則民安。農夫思其疆畔，百工思其規矩，士君子思其德行，羣臣百官思其分職。上之人思其一道，侵官無所由，離業無

所至夫然故天下之道正而民壹夫變化者聖人之事也非常者上智之任也此入於權道非賢者之所窺也才智至明而好爲異事者亂之端也是以聖人甚惡奇功天下有可赦之心而有可赦之罪無可赦之心而無可赦之罪明王之不赦罪非樂殺而惡生也以爲樂生之實在於此物也夫思可赦之法則法出入法出入則姦邪得容其議姦邪得容其議則法日亂犯罪者多而私議並興則雖欲無赦不可已夫數賞

則賢能不勸數赦則罪人徼幸明主知之故不爲也夫可赦之罪千百之一也得之於一而傷之於萬治道不取也故先王知赦罪不可爲也故所俘虜壹斷之於法務求所以立法而不求可赦之法也法立令行則民不犯法法不立令不行則民多觸死故曰能殺而後能生能斷而後仁立國之治亂在於定法定法則民心定移法則民心移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一出而正再出而邪三出而亂法出而不正是無法也法

正而不行，是無君也。是以明君將有行也，必先求之於心，慮先定而後書之於策，言出而不可易也。令下而不反也，如陰陽之動，如四時之行，如風雨之施，所至而化，所育而長。夫天之不可逆者，時也。君之不可逆者，法也。使四時而可逆，則非天也。法令而可違，是非君也。今有十人殲，弩於百萬之衆，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殺百萬人，可知也。然一軍皆震者，以爲唯無向則已，所中必死也。明君正其禮，明其法，嚴其

刑，持滿不發，以牧萬民。犯禮者死，逆法者誅，賞無不信，刑無不必。則暴亂之人，莫敢試矣。故中人必死，一矢可以懼萬人，有罪必誅，一刑可以禁天下。是以明君重法慎令。

人主

人主莫不欲得賢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於不肖，莫不欲得姦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於罰賢。若是者，賞罰之不當，任使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賞，非謂其不可賞也，必以爲當矣。人主之所罪，

非以爲不可罰也，必以爲信矣。智不能見是非之理，明不能察浸潤之言，所任者不必智，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賞賢罰暴之名，而有戮能養姦之實。此天下之大患也。

致賢

雖有離婁之目，不能兩視而明；夔曠之耳，不能兩聽而聰；仲尼之智，不能兩慮而察。夫以天下之至明至智，猶不能參聽而俱存之，而況於凡人乎？故以目雖至明有所不知，以因雖凡人無

所不得，故善學者假先王以論道，善因者借外智以接物，故假人之目以視，奚適夫兩見，假人之耳以聽，奚適夫兩聞，假人之智以慮，奚適夫兩察，故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興天下之大業，而慮不竭，統齊羣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

明賞罰

夫干祿者唯利所在，智足以取當世而不能日月不違仁，當其用智以禦世，賢者有不如也。聖

相賞之  
間疑有  
脫字

疏疑跡

人明於此道，故張仁義以開天下之門，抑情偽以塞天下之戶。相賞罰以隨之，賞足榮而罰可畏。智者知榮辱之必至，是故勸善之心生而不軌之姦息。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從，罰一人而天下知所避。明開塞之路，使百姓曉然。知軌疏之所由，是以賢者不憂，知者不懼，干祿者不邪。是故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天下盡爲仁，明法之謂死者，人之所甚惡也。殺人者，仁人之所不忍也。人之於利欲，有犯死罪而爲之，先

王制肉刑，斷人之體，徹膳去樂，咨嗟而行之者，不得已也。刑不斷則不威，避親貴則法日弊。如是則姦不禁，而犯罪者多。惠施一人之身，而傷天下生也。聖人計之於利害，故行之不疑。是故刑殺者，乃愛人之心也。滄泣而行之，故天下明其仁也。雖貴重不得免，故天下知其斷也。仁見故民不怨，立斷下不犯，聖王之所以禁姦也。先王制爲八議赦宥之差，斷之以三槐九棘之聽，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全正義也。而後斷之，仁

心如此之厚故至刑可爲也

抱朴子

葛洪

酒誠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不慎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芷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

本書不  
慎作順  
一字

是以前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豐累也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豪鋒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妙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口心之近欲輕召災之根原似熱腸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酒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



梁作良

舊無忌  
之至鹿  
十六字  
補之

觴誦温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流離海螺  
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出拔轄  
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舞僊僊舍其  
座遷載號載呶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  
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机筵或顛蹙梁倡或  
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盼怯慙者效慶  
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  
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撫掌以諧聲謙卑而不  
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廉耻之儀毀而荒錯之疚

酌作酌

發鬪茸之性露而傲狠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  
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阨谷而不憚以九折之坂  
為蟻封也或登危蹋頽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  
之淵為牛迹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酌營於妻子  
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六畜熾火烈於室廬  
遷威怒於路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  
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  
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  
前幼賤悖慢於老宿之座謂清談為詆訾以忠

邦作鄰

告爲侵已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先後構灑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邦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刻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痾於膏肓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知者所深防而庸人所不免也其爲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能否料瀝霑於小餘以替遲爲輕己傾筐注於所敬

慙慙變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惡色醜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忽恍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爲病猶展攻治酒之爲變在乎呼噏及其悶亂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蒼海如盤盂仰譁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

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樽、銜杯、景升荒壤、以三雅之爵、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灌夫之滅族、李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之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斯頽、敬讓莫崇、傲慢

成俗、疇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檮蒲彈碁、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離綺襦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言講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爲先、以如此者爲高遠、以不爾者爲駭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颺風、嘲戲之言、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深焉、報者恐不重焉、唱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耻於言輕之不塞、

以不應者爲拙劣、以先止者爲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得嘿哉、其有才思者之爲之也、猶善於依因機會、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若夫疏拙者之爲之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然、妍之與蚩、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厚、構隙致禍、以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之泯族、匪降自天、口

輪作輸

恢作疾  
按疾當  
作疾

實爲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豈欺我哉、激電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輪不能磨斯言之既玷、雖不能三思而吐情、談猶可息、諛調以杜禍萌也、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恢美而無直亮之鍼、艾群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辨、而不寤、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問、虧其沒世之德音而

顧作為

并作弄

已哉然敢為此者非必篤顧也率多冠蓋之後  
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  
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叨  
榮位或以婚姻而成貴戚故并毀譽以合威柄  
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  
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  
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其  
下者作威作福以鞆御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  
聞亦陽不知也減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

也

刺驕

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眾驕慢倨傲則去之者  
多矣附之者眾則安之徵也去之者多則危之  
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為之不亦蔽哉  
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也非  
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為  
之可悲者也不修善事即為惡人無事於大則  
為小人紂為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為素

舊無人  
無至則  
為七字  
補之

王卽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過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污也。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奪也；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倣禮之所弃者之所爲哉？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

舊無經  
字補之

能經久，其所損壞一時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毀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清資，或叨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

子便指以為證曰彼縱情恣欲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整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

博喻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極矣而役不休欲怨歎之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剜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割耳以開聰也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削高馬以適卑車削跗

蹠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剖尺璧以納促匣也

蝘作蠹  
減食作  
食毒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隣猶鈇禾以計蝗蟲伐木以殺蝘蝓減食以中蚕蠶撤舍以逐雀鼠也

廣譬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闇於地根芟蹙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為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乎冗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十終





